巴提码头

2025-11-24 · 瀛寰 · 故事, 於留根, 央额列

> 巴提渔家子弟出海记。

Port Batıe

巴提市（Batıe Cíbıl）是央额列最繁忙的港口城市，每天的吞吐量非常大。一旁史诺科郡（Schnoc Contı）伸出的岬角为它建设港口带来了便利条件，也为巴提带来了无尽的海外财富。提起巴提港口的繁华，连巴提港口最劳累的装卸工也会骄傲地挺起胸膛，用干活时允许的最大力气说：“大央帝国的舰队为国民带来了一切！”

央额列的首都——杰科市（Derco Cíbıl）与巴提中间只隔了查尼史郡（Zanısch Contı）。从巴提码头坐一辆马车去杰科，只需要付 5 镑坐四天三夜的车，中间住三晚旅馆最少只需要 3 镑。路可以放在嘴里，也就是说一马车的六名乘客聊着天，杰科市很快就到了。

维连·詹司（Pılliam Dams）本来是出生在史诺科海边渔民家的孩子。老詹司和詹司夫人把他抚养成人，就指望把他培养成为一名巴提开往其他地方的船只上的水手。从小维连就被培养得能开一手好船。别人都不敢出海捕鱼的日子，维连敢；不但敢，他还能趁大伙都不出海捞上一笔。

终于机会来了。一天风浪大作，本该开往巴提港口的萨拉号（Sólar）被迫开到詹司家所在的摩利亚村（Málıa Bílatıe）早就废弃的军港里避难，巨大的救生筏还撞坏了詹司家小渔船停靠的烂木头码头。不过詹司家没有生气，反而像看见了救星一样：这不是上帝送他们家维连伙计当水手的机会吗！老詹司甚至都没要求萨拉号的船长赔偿他们家的烂码头，反而说只要船长肯让维连当水手，这码头他情愿不要。（反正这烂木头码头，托查昏老头砍棵树再削削就做成了）船长正发愁怕詹司狮子大开口按教皇舰队的码头造价向他索要赔偿，听到这话没有不答应的道理。于是他答应，让詹司给萨拉号引路，避开史诺科的暗礁，如果顺利到了巴提港，就带上维连作为实习水手开到米图（Almıtop/اَلْمِتُو）。这下老詹司和詹司夫人是喜笑颜开：老詹司用力地打了好多个响指，生怕萨拉号船长以为他们不同意这个条件。

于是维连乘着萨拉号走了，留下詹司夫妇。

维连走了以后，詹司夫妇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但他们还是试图说服自己：维连终于实现了他们一家的梦想，现在维连正在萨拉号的桅杆上带领萨拉号船员乘风破浪呢！维连出息了，等萨拉号回到巴提港，一定会给家里来信的！虽然詹司夫妇不识字，但是他们可以找村里的科讷列先生（Místre Conoplısch）给他们念书信，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听到信里的内容的！

果然，大概一个星期后，维连就从巴提港来了信。信里说萨拉号的船长很好，船员也和他相处得不错，他们马上就要去米图，正忙着准备启程，就不再回家了，让父母注意自己的身体。念完这封信，科讷列先生和詹司夫妇一起乐了起来：“维连要出海了！”詹司夫妇就像质担日的圣星从神甫手中扔到了自己手中一样高兴，逢人就说。老詹司每次在酒馆，也都红光满面，两个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去碰在一起了。

谁知道，这一去，维连五年没有音讯。

正常来说，按照现在并不发达的航海图，一年就够在央额列和米图之间打个来回。詹司夫妇作为大央帝国的子民，自然知道现在科学的水平也会出点小错，于是他们就笃定，是航海图画的不准确，实际上可能一年多才够从央额列到米图。

不过时间久了，他们还是有些隐约的不安：时间也太久了吧？偶尔老詹司也会从史诺科望望对面的巴提岬角有没有船只靠岸，不过当然什么也望不到。每当酒馆有人说什么船只靠岸，他就竖起耳朵听：是不是萨拉号回来了？詹司夫人和邻居一起织渔网的时候，也会时不时打听：有没有听自己家男人说过什么萨拉号返航的事情？不过詹司夫妇什么都没打听到过，问谁谁都耸肩。不过村里的渔民都还友善，和他们夫妇俩一起祷告，希望萨拉号没事。

终于带着萨拉号消息的信使又来到了摩利亚村。信使拿出的文书盖着国王舰队的章。科讷列先生一看那个章和标题脸就绿了。詹司夫妇看科讷列先生的脸色不对，想问问他发生了什么，却谁也问不出口。科讷列先生嗫嚅着，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讣告……”

詹司先生腿一下就软了，坐在科讷列先生的藤椅上，昏倒的詹司太太枕着詹司先生的膝盖。

科讷列先生艰难地往下念：

> **讣告**
>
> **兹通知摩利亚村之詹司夫妇：**
>
> 维连·詹司，系尔等之爱子，随萨拉号出海航向米图，情况属实。然而，不幸，经查明，萨拉号船员叛乱，意图挟持维连·詹司为瞭望员，做海盗，维连·詹司不从，遭其枪杀，薪酬应由萨拉公司代付，该公司破产，予保证金三百镑。主在上，沉痛哀悼，望爱子升入天国。
>
> 露末教皇万岁。 吾皇千岁。
>
> **央额列国王舰队央额列海事法庭**

后来再在酒馆见到老詹司，他仿佛老了二十岁，在门口站着打颤，好一会才抬起腿进来。进来后他拿出一个盖着杰科市和史诺科郡邮戳的信封掏出一堆大额钞票，要一瓶店里最贵的酒，坐在角落里喝。平日听他吹嘘的老渔民这时也都劝他：生活才没玩完咧。可他就是不听，每天喝的摇摇晃晃再回家。不过有他的老朋友护送着，还没出过什么事。

一个风暴的夜里，老詹司突然喊着：“萨拉号来了！”就跑出了门，詹司太太吓傻了，愣了一会马上就跑出去疯了似的追他，可他早就被吞进了漆黑的夜。无奈，詹司太太只好回来。

第三天风暴终于平静了，大家只在海边打捞到泡肿了的老詹司的尸体。詹司太太跪着整理老詹司的头发。

忙完老詹司的丧事不久，詹司太太也死在了家里。

作者 忘樱谭夜魔乐团 · 许可协议 CC BY-NC-SA 4.0